俄罗斯非西方化政策的演进及其实施限度*

□ 赵玉明　李勇慧

〔提　　要〕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激化了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推动俄罗斯官方吸纳学界思考，实行非西方化政策，以摆脱对西方制度、价值与发展模式的模仿，深化与非西方国家多领域合作并践行多极化外交理念。非西方化政策服务于俄罗斯更高层次的国家战略，目标是塑造独特的文明型国家、维护主权与国家安全、保证经济发展、巩固大国地位以及推动多极化国际秩序。因此，非西方化政策主要是实现这些目标的路径和工具，而不是最终目标本身。俄罗斯经济实力有限，无法完全满足不同非西方国家的利益需求，自身对西方高端技术与金融体系仍存依赖，加之国内欧洲文明底色深厚，制约了非西方化政策的深度推进。未来一段时期，尽管俄罗斯不太可能回到以融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道路，非西方化政策仍将是其对外战略的主轴，但推进节奏、政策强度和具体形态可能随内外环境变化而调整。

〔关 键 词〕俄罗斯、乌克兰危机、俄罗斯外交、非西方化政策

〔作者简介〕赵玉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勇慧，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6）5 期 0066-21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俄罗斯外交政策非西方化调整与中俄美关系发展前景研究”（编号：25AGJ018）的阶段性成果。

向何处去，一直是近代以来俄罗斯国家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全力向西发展还是充分利用本土的物质基础与精神财富，如何在西方和东方之间寻求平衡，这些疑惑和为之产生的争论，不仅持续困扰俄罗斯知识阶层与政治精英，还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对外关系的塑造。[1] 有学者指出，每值社会大变革之际，俄国内东西之争所涉及的主题都会被重新翻出。[2]

2022 年 2 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跌至冷战结束以来最低点，国家发展和外交政策又一次面临抉择。面对这一局面，俄罗斯强调“转向东方”和面向“全球南方”，尤其是在对外关系上实行非西方化政策。实际上，这并非突然的政策转向。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不断调适内政与外交，经历了从融入“大欧洲”到建设“大欧亚”，再到乌克兰危机催化下力求重塑与东西方关系的演变过程。本文通过梳理非西方化的概念讨论与政策实施，分析政策出台的动因和实施限度，旨在为研判后乌克兰危机时代俄罗斯的国家发展方向和外交战略调整提供参考。

一、非西方化政策：从学界讨论到官方立场

西方化与非西方化的二元矛盾之所以形成，根源在于近代西方国家率先完成工业化并积累经济先发优势，在内部构建起一套现代政治体制，其后通过全球扩张向外输出自身意识形态与价值范式，并凭借综合实力主导国际秩序。后发国家在追求发展时，或多或少会借鉴西方的制度和经验，这个过程被称为西方化（Вестернизация）。同时，非西方国家也会寻求自主性，对西

[1] 本文所指的西方，是以西欧和北美为核心，凭借历史文化联系、制度认同和战略合作形成的政治共同体，其外围边界随议题和历史条件而变化。现代西方包括欧洲、美国及跨大西洋制度体系。非西方，则指未被纳入这一共同体核心范围、具有不同历史经验和政治认同的多样化国家与社会。

[2] 张昊琦：《思想之累：东西之争之于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意义》，《俄罗斯学刊》2016 年第 5 期，第 44 页。

方化进行反思，俄罗斯的发展同样遵循这一规律。

（一）非西方化的概念辨析与政策讨论

在俄语当中，与西方化相对的是去西方化（Девестернизация）和非西方化（Невестернизация）。从词义辨析看，去西方化侧重清除并剥离西方痕迹与影响，非西方化则强调对西方模式的拒绝与排斥。这意味着在否定西方方面，非西方化比去西方化更彻底。从这一意义来看，西方化与非西方化更具有对立性。俄罗斯学界一直对国家发展道路是否向西进行讨论。2014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其对发展方向的讨论再次掀起高潮。[1] 俄罗斯学者多连科认为，俄国在现代化和西方化之间难以抉择，甚至将西方化等同于现代化，这是近代以来国家发展面临的困境之一。因而，他主张当今俄罗斯需要的是“无西方化的政治现代化”。[2] 这一观点最大的启示在于，俄国拒绝西方化不等于拒绝现代化，而是要选择一条自主的发展道路。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随着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螺旋向下，一批学者倡导国家发展和外交政策“转向东方”，作为对当代西方化倾向的纠正。2015 年，俄罗斯学者卢金便断言，欧洲与美国作为合作伙伴并不可靠，主张以中俄关系为重点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合作，发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进而实现非西方世界的团结。[3]2019 年，曾任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副总理并在政治思想领域颇有影响力的学者苏尔科夫发表题为《长久的普京之国》一文，预言俄罗斯总统普京及作为执政理念的普京主义将长期引领俄罗斯走非西方发展道路。[4]

---

［1］ 第一次高潮是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将如何选择发展道路。此次高潮出现的背景是俄罗斯选择了“一边倒”的亲西方政策，但并未获得西方的接纳，并在实施“休克疗法”后深陷经济危机，政治社会陷入频繁动荡。

［2］ Доленко Д.В.,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и вестернизация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Гуманитарий: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науки 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No.2, 2013г., с.56.

［3］ Лукин А.В., “Консолидация незападного мира на фоне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ШОС и БРИКС,”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No.2, 2015г., с.90.

［4］ 盛世良：《普京引领俄罗斯走非西方发展道路——试析苏尔科夫文章〈长久的普京之国〉》，《红旗文稿》2019 年第 8 期，第 32 页。

另一批学者则主张俄罗斯放弃融入欧洲的想法，在维持自身文明独特性的同时，在东西方之间寻求平衡。俄罗斯知名东方学家纳乌姆金强调，俄罗斯作为欧亚文明具有独特性。[1] 知名学者特列宁则指出，300 年来欧洲一直扮演俄罗斯的导师、榜样和现代化唯一来源的角色，但是双方之间的鸿沟要比想象中深刻。随着亚洲在经济上的崛起、欧洲模式弊病的浮现以及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的下滑，俄罗斯对欧洲的指导感到厌倦。俄罗斯追求的是既不背弃西方，又不融入亚洲，进而强调俄既非“东方的西方”，又非“西方的东方”，应该追求成为“大欧亚”的主角。[2]

如果说彼时俄罗斯学界对西方尚有留恋、对西方道路尚有公开认同的话，2022 年 2 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则是这种思想谱系的分水岭。此后，俄罗斯学界认同西方或亲西方的声音基本沉寂。知名学者托尔库诺夫指出，在政治外交和经济上对“转向东方”政策的争议越来越小。[3] 政治思想家杜金在 2024 年专门强调，每当俄罗斯主动向西方靠拢，最终都会招致深重灾难，之后国家又会重新回归自身文明本源。因此，他提出建立西方学的设想，目标是在思想和认知层面彻底完成去殖民化。[4] 他的思想和主张，无疑代表了学界对西方最为激进的批判。

思想完成彻底转向的并非杜金一人。“转向东方”这一话语体系的主要论述者、俄罗斯知名战略家卡拉加诺夫强调，西方体系正在崩溃，古典文明正在欧洲消亡，而非西方世界则正在兴起。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在对外关

---

［1］ Наумкин В.В., “Модель не-запада: существует л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цивилизация?” *Поли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No.4, 2020г., с.78.

［2］ Dmitri Trenin, “It’s Time to Rethink Russia’s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Russia Matters, April 25, 2019, https://www.russiamatters.org/analysis/its-time-rethink-russias-foreign-policy-strategy. 另外，大欧亚是指以俄罗斯立足于欧亚经济联盟，推动欧亚地区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和一体化。

［3］ Торкунов А.В., Стрельцов Д.В.,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поворота на восток: проблемы и риски,”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Т.67, No.4. 2023г., с.7.

［4］ Alexander Dugin, “Westernology: Towards a Sovereign Russian Science,” Геополитика.ru, September 26, 2024, https://www.geopolitika.ru/en/article/westernology-towards-sovereign-russian-science.

系和地缘维度上实现“转向东方 2.0”，同时将资源投入重心整体东移并在国家发展上实现“西伯利亚化”，进而克服残存的西方中心主义。[1] 同时，为了避免落入西方的叙事框架，卡拉加诺夫与卢基扬诺夫、特列宁等人提出并完善了非西方化的概念，比如以“世界多数”等同或代替占全球国家多数的“非西方”“非西方世界”等说法。[2] 至此，在乌克兰危机升级后西方进行围堵和遏制的背景下，俄罗斯学界将非西方化概括为对外政策调整的主要特征。

可见，非西方化并非近年来才创造出来的标签或话语，而是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俄罗斯学界将此前分散的论述汇集起来，融合国家认同、文明论、外交政策乃至后殖民反思，使其成为一种复合概念与话语体系。其核心内容可概括为，俄罗斯在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价值体系和发展道路等维度上，系统性地摆脱对西方的发展路径依赖和规范性模仿，以自身独特的文明、地缘位置为基础调整国家发展方向和推动外交政策转型。这些新的内涵，既来源于俄罗斯内部长期的文明认同之争，又得益于乌克兰危机升级所创造的窗口期。

（二）非西方化上升为官方话语与外交政策

如果说 2014 年乌克兰危机前俄罗斯官方只是零星地谈到非西方化政策的话，那么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官方开始从学界汲取营养，将非西方、非西方世界、非西方国家等术语逐渐整合到一套话语体系和政策框架当中。特别

---

［1］ Караганов С.А., “По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2.0: Сибирь как фундамент будущего России,” 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вет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елам , 5 июня, 2025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comments/povorot-na-vostok-2-0-sibir-kak-fundament-budushchego-rossii/. 另外，2026 年 6 月 5 日，两位作者在与卡拉加诺夫教授进行座谈时，其又当面详细阐述了何谓“西伯利亚化”。

［2］ 为了摒弃“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俄罗斯又将“非西方世界”称为“世界多数”，因为西方世界是少数派。详细论述可参见庞大鹏、崔文隽：《俄罗斯的“世界多数”：发展脉络、基本内涵与政策影响》，《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5 年第 6 期，第 37 页。亦可参见 Караганов С.А., “От не-Запада к Мировому большинству,”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Т. 20, No.5, 2022г., с.8.

是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话语表达和政府出台的官方文件快速将学界的新理念和新观点上升到官方话语和国家政策。至此，非西方化成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同时，就决心与幅度来看，俄罗斯非西方化政策可谓是 1991 年以来最深刻的范式转换。这种转变不仅是对西方制裁的应激性反应，也是从文明认同、地缘方向和世界秩序等层面，对国家观和世界观的根本性重构，进而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础。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是普京系统展现世界观、阐述俄罗斯外交理念与政策的主要平台之一。在 2022 年 10 月，即乌克兰危机升级当年举行的年会上，普京抨击了西方的“系统性错误”，认为其造成了一系列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他强调世界由多元文明构成，反对以单一标准衡量各国的发展道路。[1] 随后，普京在不同场合也谈到了俄罗斯的非西方化政策，其话语和立场经历了从隐晦到公开、从局部到根本的显著转变。2023 年 3 月，普京签署法令通过的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是阐述和推行非西方化政策的里程碑式文件。[2] 作为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指导俄罗斯发展对外关系的顶层设计，其系统阐述了非西方化政策出台的原因与表现：一是首次在官方层面将自身界定为“独特的文明型国家”，强调历史经历与地理特殊性对国家发展和对外政策的决定性作用；二是对西方的威胁认知不再模糊表达，而是清晰地将“集体西方”定义为自身的对立面和威胁来源，对美国和欧洲外交重要性和排序从前列降至垫底；三是非西方大国和地区强国对俄罗斯的战略重要性与日俱增。由此，俄罗斯通过“世界多数”概念的推广，意在突出非西方国家在全球力量平衡和多极化世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将其作为凝聚非西方国家共识的重要途径。[3]

---

［1］ Путин В.В., “Заседа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27 Октября, 2022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9695.

［2］ “Указ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31 Марта, 2023г., http://www.kremlin.ru/acts/news/70811.

［3］ 刘军：《通往后西方世界秩序：俄罗斯的身份定位与实现路径》，《俄罗斯研究》2025 年第 6 期，第 18 页。

二、俄罗斯非西方化政策的内容

如上所述，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俄罗斯对外政策发生深刻变化，呈现出“反西方”与“非西方化”并行的特征。一方面，俄罗斯在政治、经贸、军事及国际机制等领域与西方展开全方位对抗；另一方面，俄罗斯的交往重点转向非西方国家。

（一）凸显与西方的对抗与脱钩

有学者指出，近年来俄罗斯与西方的身份关系已由“俄罗斯不属于西方”逐渐转向“俄罗斯是反西方”，这一转变推动双方围绕观念和地缘边界展开更为激烈的竞争，并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等地表现得尤为突出。[1] 然而，仅从地缘空间竞争角度理解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难以完整揭示其深层性质。地缘断裂区更多是俄罗斯与西方结构性矛盾的集中投射，而非矛盾本身的全部内容。事实上，俄罗斯与西方对抗已突破传统势力范围的竞争框架，演变为涵盖军事安全、经济金融、能源资源、科技发展、国际制度、价值体系以及全球秩序塑造等多领域的系统性竞争，各领域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强化，并呈现长期化和结构化的发展趋势。

第一，大幅扩充“不友好国家”清单并进行政治外交反制。乌克兰危机升级后，西方对俄罗斯掀起空前规模的外交驱逐战，众多欧洲国家关闭了在俄外交设施。这种高强度的政治孤立和外交清洗，不仅是西方主动降级与俄罗斯关系的表现，也暗含否定其政治合法性的意图。作为对西方施压的回应，俄罗斯于 2022 年 3 月大幅扩充“不友好国家”清单，众多欧美国家以及加入对俄施压行列的日韩等国被列入其中。随后，俄罗斯报复性驱逐了大量“不

[1] Окунев И.Ю, “Запад/неЗапад: кривое зеркало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вет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елам, 21 Марта, 2019 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zapad-nezapad-krivoe-zerkalo-mirovoy-politiki/.

友好国家”的外交人员，并将时任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翰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等政要列入禁止入境名单。俄罗斯还关闭了波罗的海三国、德国、波兰等国的外交机构作为回应。这些回应措施表明，在西方将关闭政治外交渠道视为惩罚和施压工具的情况下，俄罗斯坚持对等反制的原则，不接受以胁迫姿态进行对话，也不会因西方的孤立而放弃核心立场。

第二，回应西方在经贸领域的制裁措施。俄罗斯规定，“不友好国家”在购买其天然气时只能使用卢布进行结算，其目的是利用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刚性需求作为稳定卢布汇率和突破金融限制的手段。针对西方冻结其约3000 亿美元海外资产的行为，普京签署法令规定可临时接管或司法扣押“不友好国家”的在俄资产以补偿损失。2026 年 5 月，莫斯科仲裁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裁定欧洲清算银行须赔偿约 2000 亿欧元。俄罗斯还拒不承认七国集团出台的原油“限价令”，普京专门签署法令禁止对遵从“限价令”的买家供油。同时，通过组建“影子船队”[1] 以绕开西方在金融、保险和航运上的优势地位，迅速将能源出口转向亚太地区。

第三，强化对西方的军事安全威慑。俄罗斯将北约东扩、西方对乌军援视为国家安全重大威胁，以加强前沿部署和强化军事威慑作为回应。针对芬兰、瑞典加入北约的举动，俄罗斯于 2024 年 2 月撤销西部军区并重设莫斯科军区、列宁格勒军区，强化在这一方向上的军力。作为与美国实现战略平衡的手段，俄罗斯于 2023 年 2 月宣布暂停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同年 11 月撤销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2024 年 11 月，普京批准新版《俄罗斯联邦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并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俄军则在当月以实战方式成功试射可携带核弹头、射程最高 5500 公里的“榛树”中程高超音速导弹。

[1] 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为了规避西方对俄罗斯石油出口实施的制裁与价格上限，同时保障粮食等大宗商品出口，俄罗斯组建了一支在运输、保险等领域不受西方监管的船队。西方将其称为“影子船队”或“幽灵船队”。

2025 年 8 月，俄罗斯宣布不再单方面遵守《中导条约》，10 月普京宣布成功试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与“波塞冬”核鱼雷。2026 年 5 月，俄罗斯宣布首个配备“萨尔马特”重型洲际弹道导弹的导弹团将于年底前投入战斗值班。这一系列举措的最大意义，是在乌克兰危机不断延宕的情况下，保持俄罗斯对西方的威慑能力。

第四，选择性退出部分由西方主导或受其明显影响的国际机制。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俄罗斯猛烈抨击七国集团阻止其发展与非西方国家的关系。[1] 同时，指责西方通过投票等手段控制诸多国际机制的话语权，把规则“武器化”或进行选择性执法，从而对俄罗斯构成系统性排斥。对于西方主导或倡导在国际机制中暂停俄罗斯的资格、限制活动或剥夺其身份的做法，俄罗斯宣称有权拒绝服从、冻结活动乃至退出。在欧洲和北极方向，俄罗斯相继退出了欧洲委员会和《欧洲人权公约》、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与波罗的海议会大会、巴伦支海欧洲—北极圈理事会，另外还一度暂停参加欧安组织议会大会的活动。在联合国方向，俄罗斯退出了人权理事会与世界旅游组织。这一系列举措彰显了俄罗斯与西方在部分国际机制上的切割，双方关系从机制内竞争转向机制外对抗。

（二）着力加强与非西方国家的合作

2024 年 11 月，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指出，“集体西方”虽然试图将俄罗斯逐出全球事务以及国际经济和政治体系，但世界仍然需要俄罗斯。[2] 在此判断下，俄罗斯从追求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转向在推动多极化条件下重组外部关系和重构国家身份，并进一步把外交重心转向非西方国家：以中印等大国关系为战略支点，依托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扩大制度性参与，以能源贸易、本币结算和跨境运输走廊降低对西方体系的依赖，

[1] “О «Группе семи»,” МИД России, 21 Мая, 2023г., https://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1871538/.

[2] Путин В.В., “Заседание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7 Ноября, 2024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5521.

以俄朝、俄伊及对非安全合作强化战略支撑，并通过主权平等、文明多样性和反新殖民主义话语争取“世界多数”。俄罗斯的政策重点集中在如下几个层面。

第一，政治外交上全面转向非西方国家。在原苏联地区，俄罗斯依托欧亚经济联盟、独立国家联合体（以下简称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俄罗斯—中亚峰会机制，意图巩固自身区位优势。中东方向则强化与地区支点国家的关系。2022 年 7 月普京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和土耳其两国总统就叙利亚问题举行三方会晤。2023 年 12 月，普京突访阿联酋和沙特。2025 年 1 月，俄罗斯、伊朗两国元首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亚太方向，中俄元首年度互访惯例展现了双方稳定成熟的高层交往机制。2024 年 6 月，普京时隔 24 年访问朝鲜并与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随后时隔 7 年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2024 年 7 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俄罗斯，2025 年 12 月普京回访印度。2024 年 9 月，普京对蒙古进行国事访问。2025 年 7 月，俄罗斯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正式承认阿富汗临时政府的国家。2026 年 6 月，俄罗斯与东盟国家在喀山举行建立对话关系 35 周年纪念峰会。非洲方向，2023 年 7 月第二届俄罗斯—非洲峰会在圣彼得堡举行，2026 年 10 月第三届俄罗斯—非洲峰会在莫斯科举行。拉丁美洲方向，2022 年以来巴西、古巴、委内瑞拉领导人曾赴俄访问。2025 年 5 月，俄罗斯与委内瑞拉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协议。

第二，对外经贸重心向非西方国家转移。俄罗斯强调，除“黄金十亿”（即发达国家）以外，全球绝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并未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列。金融上，针对主要银行被踢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做法，俄罗斯加速推进“去美元化”，将自身支付系统与非西方国家对接，进而在经贸中提高本币结算比例。贸易上，利用土耳其、亚美尼亚、中亚国家作为“平行进口”的中转地，继续获取西方商品。能源上，俄罗斯以提供折扣原油和天然气的方式将出口重点转向亚太地区。地缘经济上，与伊朗、印度重启南

北国际运输走廊建设，同时加速开发北极航道，以保障进出口通道的畅通。另外，俄罗斯还利用粮食、化肥等硬通货，将核电、太空、军工等优势产业作为战略工具，重点面向中东和非洲加强合作。

第三，全面加强与非西方国家的军事安全合作。为保障侧翼安全和加强对欧洲的威慑，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 2023 年 5 月签署协议以部署战术核武器。此举意味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首次在境外部署核武器，白俄罗斯则放弃了多年来坚持的不引入核武器政策。2025 年 12 月，俄罗斯“榛树”导弹在白俄罗斯部署。另外，为保障军用物资供给，俄罗斯与朝鲜、伊朗等国形成了事实上的“战时互助”模式。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于 2024 年 12 月生效，其中包括遭受外部武装进攻时的相互援助条款。到 2025 年，俄罗斯官方进一步确认朝鲜向库尔斯克方向提供了军事援助。这意味着俄朝关系已经具有较明显的同盟属性。朝鲜不断向俄罗斯提供物资并派遣人员，俄罗斯则源源不断提供资源和技术作为回报。伊朗则与俄罗斯在无人机供应链上建立合作关系，双方主要通过里海交换物资。2023 年 6 月，私营军事武装“瓦格纳”兵变后，俄罗斯逐渐将其拆分重组，打造出“非洲军团”并向马里、中非、布基纳法索派驻了军事人员。在重要军事装备出口上，尽管有所延误，但俄罗斯从 2021 年底起陆续向印度交付其订购的 5 套 S-400 远程防空系统。2026 年，印度宣布拟再采购 5 套该系统。另外，2025 年底，俄罗斯向阿尔及利亚交付首批苏－57E 战机。此举标志着俄罗斯首次出口第五代战机，同时夯实了与阿尔及利亚多年来的军贸合作。

第四，强化与非西方国家的多边合作。打破西方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权，倡导构建“多极世界”并认为自身是其中关键一极，是俄罗斯在国际秩序上的核心主张，也是俄罗斯密切同非西方国家关系的重要观念基础，更是俄罗斯非西方化政策追求的核心目标。其中，俄罗斯认为金砖国家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是非西方世界中发展最成熟的机制，正从全球和地区层面推

动多极化格局的构建。[1] 对此，俄罗斯的目标是推动这两大机制扩员和深化合作，进而提升其影响力。2023 年 8 月，在俄罗斯的积极参与下，金砖国家领导人在第十五次会晤上作出机制扩员的决定。2024 年 10 月，在俄罗斯喀山举办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决定设立金砖伙伴国机制。上海合作组织方面，2022 年以来伊朗与白俄罗斯成为正式成员国。除此之外，俄罗斯一直在加强与阿拉伯国家联盟、非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区域性组织的交往与合作，进而保持与非西方国际机制的合作。从非西方化政策的视角看，此举有助于俄罗斯构建独立于西方的多边合作网络，强化战略自主并维护国际话语权，推动国际格局多极化的发展。

三、俄罗斯实行非西方化政策的动因

2014 年以来，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持续恶化，为非西方化政策奠定了基础；2022 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及西方的全面压制，则进一步助推俄政策转向，以减少对西方的依赖并增强国家战略自主。俄罗斯非西方化政策的实行和加强，其根本逻辑在于西方一系列遏俄措施的推进，使得俄融入西方、与西方合作的路线不仅难以为继，而且构成对政权稳定和主权安全的系统性挑战，非西方化政策因而由“增加选择”转变为“寻找替代”。可以说，2022 年以前，非西方化政策主要是对西方关系的补充和平衡；2022 年以后，它逐渐成为维持俄经济运行、外交活动和战略安全的必要条件。

（一）重塑国家发展方向和对外战略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经历短暂的亲西方“一边倒”时期后，转而强调维护独立自主，并在此基础上共同建设“大欧洲”。尽管 2014 年乌克兰危机

[1]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В.Лаврова перед профессорско-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ским составом и студентами вузов Астаны, Астана,” МИД России, 7 Ноября, 2024г., https://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1979899/.

爆发后，俄罗斯与西方的对峙加剧，但其保留了与西方进行有限合作的弹性空间。例如，2015 年俄欧能源关系基本得到修复。2022 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随着西方对俄罗斯的各种限制措施不断创造历史纪录，俄罗斯民意对美国、欧洲和北约的恶感度也上升到了新高度。

与此同时，非西方国家战略价值的提升，增强了俄罗斯国家发展和对外政策转向的必要性。正如俄罗斯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司长德罗比宁所言，非西方重要全球参与者地位的不断巩固，使得全球格局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俄罗斯需要将经济和军事实力向新兴的权力中心转移。[1] 因此，在俄罗斯与西方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矛盾彻底激化、双方关系难以为继的背景下，俄罗斯寻求加速“转向东方”，通过强化与非西方国家的合作，来维护主权、安全和大国地位。正如有学者所言，“主动在敌对化的西方与崛起的东方之间刻意寻求外交平衡，已不再是俄罗斯的外交优先选项。”[2] 俄罗斯以“大欧亚伙伴关系”为欧亚方向的战略主轴，以“世界多数”国家为全球合作重点，推动对外关系、经济联系和国际制度参与的系统性重塑。非西方化政策因此不仅是外交对象的变化，也成为俄罗斯重新解释自身国际身份和国内发展道路的手段。

（二）保障政权稳定和主权安全

俄罗斯强调，西方将经济制裁、政治外交施压、军事安全威慑、“颜色革命”与意识形态渗透、舆论与话语构建等手段联动使用，目标不仅是削弱其战争持续能力，还指向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尤其是西方持续输出自由主义意识

---

［1］ “Статья директора Департамента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планирования МИД России А.Ю.Дробинина «Образ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й фактор и место России в формирующемся миропорядке», журнал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МИД России, 20 Февраля, 2023г., https://www.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1854841/.

［2］ Аксенёнок А.Г., “«Россия между Востоком и Западом»: одно несостоявшееся выступл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вет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елам, 30 Октября, 2025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rossiya-mezhdu-vostokom-i-zapadom-odno-nesostoyavsheesya-vystuplenie/.

形态和激进价值观，借乌克兰危机升级质疑俄罗斯的内政与外交的合法性，解构历史认知并制造意识形态对立，成为威胁其内部秩序和治理根基的最大外部隐患。

对此，俄罗斯战略界再次抛出“俄罗斯堡垒论”[1]，以此论证外交政策非西方化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其意之一是谋求加强国家的独立性和主权完整。[2]从维护政权安全与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俄罗斯反对西方制度和价值观，明确将西方的理念和价值观视为精神道德风险和国家安全威胁。为此，俄罗斯将保守主义、爱国主义及传统家庭观念提升至国家安全战略高度。[3] 俄罗斯还极力强调要维护文化主权、历史主权和精神主权，反对西方对俄罗斯文化和语言的歧视，反对改写二战历史。另外，不断完善“外国代理人”相关的法案与条款，作为封禁西方非政府组织渗透与活动的主要手段。从经济角度来看，俄罗斯认为只要西方继续掌控金融、科技等领域的霸权，其相关领域的安全就得不到维护。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需要在发展自身相关能力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加速构建非西方化的替代性制度。因此，俄罗斯的非西方化政策目标，就是在与西方全面脱钩的背景下，通过构建和强化与非西方国家的合作网络，加强内部政权、社会、经济、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的抗风险能力，进而确保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

（三）维护大国身份与国家利益

俄罗斯始终将大国地位视为国家认同中的核心要素，同时宣称在全球各地都有需要维护的国家利益。为此，在历史进程中俄罗斯形成了鲜明的战略文化，善于将自身特性转化为外交影响力。例如，广袤的国土面积为多方向

---

[1] “俄罗斯堡垒”强调的是一种综合主权：不仅保卫国界，也要保卫货币结算、能源通道、数据空间、历史记忆、价值体系和社会认同。参见李勇慧、吕贞蓉：《俄战略界抛出“俄罗斯堡垒”论》，《世界知识》2024 年第 10 期，第 57 页。

[2] 李勇慧：《破局与重塑：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外交特点》，《东北亚学刊》2025 年第 6 期，第 123 页。

[3] Караганов С.А., “Век войн? Статья вторая. Что делать,”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1 Февраля, 2024г., https://globalaffairs.ru/articles/vek-vojn-chto-delat/.

战略运筹提供了空间上的纵深，丰富的能源、资源使其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无法被替代的结构性优势，而数百年间积淀的外交经验教训持续发挥其价值。进而，俄罗斯能够根据国家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主动调整对外政策。从外部因素来看，有俄罗斯学者认为，在国际秩序分化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对高效的、非西方的对话平台需求远超以往。[1]

乌克兰危机升级后，面对西方的全方位打压，俄罗斯一方面强调，自身大国地位并不依赖于西方的授予或肯定，而是凭借在多极化格局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与作用，进而塑造独立自主、试图打破西方霸权束缚的大国形象。另一方面，俄罗斯认识到，唯有在战略上高度重视非西方国家，系统运用自身禀赋，拓展与非西方国家的合作网络，才能深化战略纵深以维护大国地位。例如，普京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七次会晤上强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金砖国家的 GDP 总和为 77 万亿美元，远超七国集团的 57 万亿美元。

因此，尽管西方忽视或否认其大国身份，但俄罗斯显示出有能力通过获取非西方国家的认可乃至依赖，进而确认和维护这种身份。例如，通过与非西方国家在粮食安全、能源稳定、金融改革、国际秩序等议题上展现共同立场，进而维护国际影响力和稳固话语权。尤其是无法在西方主导的制度中保留资格的情况下，俄罗斯有能力借助强化金砖国家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等非西方机制来影响国际格局的演化方向。通过与非西方国家加强合作，俄罗斯还构建起不依赖西方的对外经济交往模式，这成为维护战略自主和大国地位的物质基础。军事安全上，俄罗斯通过与朝鲜、伊朗、白俄罗斯等国的军事安全合作，在非洲地区投射军力，证明自身有能力继续成为非西方国家的安全供给者。最终，在俄罗斯看来，通过实施非西方化政策，加强与非西方国家的合作，成功守住了大国基本盘，维系了自身“多极世界”中关键一极的地位。

---

［1］ Барабанов О.Н.,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России и Индии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бъединениях незападного мира,” Валда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й клуб, 6 Февраля, 2025г.,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sotrudnichestvo-rossii-i-indii/.

四、俄罗斯非西方化政策的限度

俄罗斯虽然已经完成对外关系重心的方向性调整，但受经济结构、科技能力、基础设施和人口资源等内部条件制约，也受到非西方国家利益多元、西方体系结构性优势以及二级制裁等外部因素影响，其非西方化政策尚未从政治外交和贸易流向的转变，全面深化为产业、金融、科技和国际制度层面的系统性重构。

（一）俄罗斯有限的综合实力无法完全满足非西方国家的利益需求

绝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以实际利益为导向，不愿卷入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当中。同时，非西方国家发展程度参差不齐，各国利益诉求不同，谋求建立后西方世界秩序的热情也远不如俄罗斯。[1] 例如，不论是 2023 年、2026 年两届俄罗斯—非洲峰会，还是 2026 年 6 月的俄罗斯—东盟纪念峰会，各国领导人多是为经贸、能源、粮食化肥等具体议题上的务实合作而来，而非为俄罗斯的“去美元化”等各种反制裁政策背书。这意味着，俄罗斯需要用实际利益来持续吸引非西方国家的合作。[2] 但是，非西方国家需要的技术、资本和高价值商品，俄罗斯能满足的份额本来就不多，一些优惠政策也难以持续。例如，向亚太地区国家提供折扣原油的做法，不利于其最大程度享受出口红利与维持产业的健康发展。同时，西方的制裁和持续性战争消耗，限制了俄罗斯对外经济合作或提供援助的能力，有限的落地成果会导致伙伴国的期望落空和合作意愿下降。

另外，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俄罗斯的主要精力放在围绕战事进行调整和布局，在收缩军力的情况下，其维护盟友主权与安全的能力随之下滑并产生

---

［1］ 刘军：《通往后西方世界秩序：俄罗斯的身份定位与实现路径》，第 19 页。

［2］ Лукьянов Ф.А., “Перед Россией стоит задача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ть незападный мир 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выгодой от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1 Ноября, 2022г., https://rg.ru/2022/11/02/spravedlivost-poniatie-ne-universalnoe.html.

连锁反应。2023 年 9 月，阿塞拜疆再次在纳卡地区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并获胜。作为俄罗斯的长期盟友，亚美尼亚在遭遇战争失败后，参与独联体、欧亚经济联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框架下活动的意愿极大降低，并加速推动加入欧盟的进程。2024 年 12 月，俄罗斯的长期盟友阿萨德政权倒台，俄罗斯亦未作出及时、明确的回应。随后，叙利亚新政府将交往重点转向西方。

（二）俄罗斯经济发展仍离不开西方

尽管俄罗斯强调技术主权和国产替代，但客观上仍无法离开或绕过西方，尤其是在高科技和金融领域无法与西方彻底脱钩，双方仍有一定的利益重合点。例如，能源是俄罗斯出口创汇最重要的行业，但其在北极等复杂环境下的油气资源开发，目前还无法离开西方的技术支撑。以俄美关系为例，美国对俄罗斯浓缩铀、化肥及钛等特定金属有刚性进口需求，俄罗斯也无法离开美国一些关键工业品的供给。同时，俄罗斯在对外贸易结算等问题上也无法完全绕开西方的金融霸权。解除金融制裁与解冻被扣押资产，未来将是俄罗斯对西方的核心诉求。

（三）与西方保持接触乃至有限合作是俄罗斯维护自身利益的必需选择

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与美欧对俄政策息息相关。可以说，与西方的互动及其结果，是俄罗斯塑造安全感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促进西方对俄罗斯在原苏联地区独特地位和利益范围的尊重，是其维护大国身份的重要因素。俄罗斯前总理、外长、多极化战略的倡导者普里马科夫就曾指出，尽管中国与亚太地区意义重大，但若与西方长期全面对抗，俄罗斯便无法维系大国地位。[1]

从大国博弈的视角来看，美国既存在同时遏制中俄两国的需要，又存在与俄罗斯实现有限缓和以加强对华施压的设想。俄罗斯自身亦希望在中俄美关系中处于有利位置，以便在运筹大国关系和构建国际格局时占据更大主动

[1] Аксенёнок А.Г., “«Россия между Востоком и Западом»: одно несостоявшееся выступл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вет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елам, 30 Октября, 2025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rossiya-mezhdu-vostokom-i-zapadom-odno-nesostoyavsheesya-vystuplenie/.

位置。正如2023年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指出，俄罗斯愿与西方在主权平等、相互尊重等基础之上进行对话与合作。[1] 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通过秘密接触、换囚外交等方式，维持最低限度沟通，防止发生战略误判进而爆发直接冲突。2025年1月特朗普再度担任美国总统之后，俄罗斯亦积极倡导与美国进行对话谈判，并于8月举行俄美元首安克雷奇会晤。2026年8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突访俄罗斯，意在防止乌克兰危机失控。欧盟方面，2026年4月以来，欧盟开始公开讨论与俄罗斯直接对话的问题，德国前总理施罗德还专门赴莫斯科与普京会晤。这些案例说明，俄罗斯一直没有放弃与西方接触的窗口，反而在寻找机会进行对话。不难预判，未来俄罗斯仍愿意通过与西方的接触乃至一定合作，既寻求维护利益，又参与大国博弈。

（四）俄罗斯国内仍有保持与西方交往的内生动力

从近代到当今，西方对俄罗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欧洲在文化艺术等精神和文明层面持续影响俄罗斯，给予其资金、技术并提供市场。与美国的复杂互动，则赋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超级大国的身份。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仍有意融入西方。[2] 不过，在乌克兰危机升级之后，有学者认为俄罗斯依旧是个欧洲中心主义国家，其价值取向依旧来自西方范式。只不过这些范式不是取自现实的欧洲，而是来自过去的历史。[3]

客观来看，欧俄地区[4]仍将是俄罗斯的战略重心。作为俄罗斯的国家发祥地，欧俄地区集中了约75%的人口，核心城市与经济基础都在此地。俄罗

---

［1］ “Указ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31 Марта, 2023г., http://www.kremlin.ru/acts/news/70811.

［2］ “Раз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не отменяет самобытность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и ее связи с Западом,”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9 Апреля, 2026г., https://www.ng.ru/editorial/2026-04-09/2_9472_red.html.

［3］ Гиринский А.А., “Европоцентризм и востокофобия: перестали ли мы бояться «азиатчины»?”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Т.23., No.3, 2025г., с.152.

［4］ 欧俄地区是指俄罗斯乌拉尔山脉以西的区域。

斯长期形成的能源管网、铁路、港口和贸易基础设施主要面向欧洲。把能源和商品大规模转向亚洲，需要建设新的管道、铁路、港口、船队、保险和结算体系。因此，即便地理上属于欧亚国家，也不意味着俄罗斯经济基础设施能够自动完成“由西向东”的转换。特别是俄罗斯与欧洲的能源及经贸合作曾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相比之下，中部和东部地区虽然自然资源富集，但受制于地域辽阔、人口稀疏及开发成本高昂等天然限制，卡拉加诺夫倡导的“西伯利亚化”显然面临巨大的先天性不足。基于地理第一性原则，对欧交往在交通成本与经贸便利度上仍具有比较优势，这种经济地理限制了俄罗斯“转向东方”的深度，进而其非西方化政策始终受到“回归欧洲”的牵制与分化。这意味着在后乌克兰危机时代，若西方放松对俄罗斯的施压，俄罗斯有动力恢复与欧洲的交往，以在国家发展中继续发挥欧俄地区的区位优势。

俄罗斯国内保持与西方交往的社会基础仍在。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俄罗斯在西方有资产和商业利益的群体、认同西方价值和理念的民众乃至崇尚西式治理规范的技术官僚，受到了外部挫折和内部压力。2025 年 10 月民调数据显示，18 至 24 岁的群体当中认为美国和欧盟是敌人的比例为 33% 和 24%，低于 55 岁以上群体的 40% 和 33%。[1] 这说明，仅就显性的年龄划分来看，俄罗斯国内仍存在与西方保持交往的较强民意基础。国家可以迅速改变外交方向，却难以在短期内重塑长期形成的对外联系和社会认知。可以认为，这种民意基础与俄罗斯对西方的态度和政策存在矛盾关系，使得其进一步加大与西方切割的做法会遭到或明或暗的抵制。在后乌克兰危机时代，随着西方施压的放松，这些群体可能通过舆论、选举等表达方式，要求俄政府至少部分恢复与西方的关系。

从长时段来看，近代以来俄罗斯与欧洲乃至西方的关系，既无法彻底割

[1] “Массовы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о врагах России в октябре 2025 года,” Левада-Центр, 27 Ноября, 2025г., https://www.levada.ru/2025/11/27/massovye-predstavleniya-o-vragah-rossii-v-oktyabre-2025-goda/print/.

裂，又难以真正融合。俄罗斯深度参与欧洲文明和欧洲国际体系，却始终未能就“以何种身份、按照何种规则与欧洲共同生活”形成稳定共识。对此，学者阿尔巴托娃形容称，“如果将俄罗斯比作钟摆，数百年间它便在欧洲和非欧洲这两个端点之间不停摆动。”[1] 这种钟摆效应的内因是欧洲选择从未成为俄罗斯国家发展方向上最终且不可逆转的方向；外因则是俄罗斯与西方在欧洲安全上的结构性矛盾始终存在：当受到的外部压力变大时，俄罗斯的国家发展和外交战略就会不由自主地东移。尽管当前双方关系处于冷战结束以来最低点，但从历史经验来看，重大地缘事件的结束，往往是俄罗斯国家发展向西回摆的起点。正如阿尔巴托娃在总结俄罗斯发展道路时所指出，每一次向东摆后，俄罗斯总会重回欧洲轨道。[2] 从而，这种钟摆效应揭示了俄罗斯的欧洲联系、内部发展道路与大国地位诉求之间反复出现的张力，也揭示了俄欧双方未能将相互联系转化为持久共同规则的问题。

五、结语

总体来看，俄罗斯的非西方化政策既是乌克兰危机升级背景下其与西方结构性矛盾长期存在及西方压力持续强化的产物，也是全球力量格局变化和非西方国家战略价值上升的结果，体现出被动适应与主动谋划相互交织的双重属性。但是，这种非西方化政策并不意味着对其欧洲文明传统的彻底否定，更不等同于与西方的永久割裂。欧洲文化、基督教传统、现代化经验以及长期形成的社会联系，已经深嵌俄罗斯的国家认同与社会意识当中，并通过教育、文化记忆和代际传承持续发挥影响。俄罗斯文明归属的这种复合性，决定了

---

［1］ Арбатова Н.К., “Европейский маятник России. Как нам избавиться от ордынского наследия,”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5 Ноября, 2020 г., https://www.ng.ru/ideas/2020-11-25/7_8023_heritage.html.

［2］ Там же.

其对外战略难以沿着单一方向不可逆地发展。

历史上，俄罗斯对西方始终存在学习借鉴与防范抗拒、接近融入与疏离对抗并存的双重倾向，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也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和阶段性调整特征。因此，当前非西方化政策虽然具有深刻的结构性动因，并可能在较长时期内继续作为俄罗斯外交的主导方向，但未必会以现有强度和形态持久延续。未来，随着乌克兰危机进程、国际力量格局、国内发展需求和精英战略认知的转变，俄罗斯仍可能重新调整同西方的关系。不过，这种调整未必意味着回归冷战结束后一度追求的“融入西方”，更可能表现为在坚持非西方合作重心的基础上，恢复与西方的选择性接触和有限合作。由此，俄罗斯的非西方化政策应被理解为具有长期性质，但并非不可逆，是一种具有主导性但仍保留调整空间的历史进程。

【责任编辑：宁团辉】